

· 世界文学名著 ·



永别了，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美] 海明威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永别了，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美] 海明威 著

王晋华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武器 / (美)海明威著;王晋华译.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313-5409-3

I. ①永… II. ①海…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4328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责任编辑: 张玉虹 韩 喆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团 购: 刘静波
印制统筹: 刘 成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鼎籍文化创意 杨光玉	版式设计: 杜 江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285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313-5409-3	
定 价: 3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3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第一部

第 一 章	003
第 二 章	005
第 三 章	011
第 四 章	016
第 五 章	024
第 六 章	031
第 七 章	037
第 八 章	047
第 九 章	051
第 十 章	069
第 十 一 章	076
第 十 二 章	083

第二部

第 十 三 章	091
---------	-----

第十四章	100
第十五章	105
第十六章	112
第十七章	119
第十八章	124
第十九章	130
第二十章	142
第二十一章	148
第二十二章	158
第二十三章	162
第二十四章	174

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181
第二十六章	197
第二十七章	201
第二十八章	215
第二十九章	224
第三十章	230
第三十一章	249
第三十二章	254

第四部

第三十三章	259
第三十四章	266

第三十五章	276
第三十六章	288
第三十七章	295

第五部

第三十八章	315
第三十九章	329
第四十章	333
第四十一章	339

第一部

DIYIBU

第一章

这一年的夏末，我们驻扎在临河的一个村子里。在村庄和与它遥遥相望的大山之间是一片平原。河床里的鹅卵石和圆石在阳光的照耀下，脱掉了水汽，泛着白色，它中间的河水清澈，湍急，水深处一片湛蓝。部队从我们住的屋前的大路上走过，他们扬起的尘土飘落在树的叶子上。连沿路树木的躯干也拂上了一层灰，这一年有些树已经过早地开始凋零，我们望着部队沿路行进，踏起阵阵的尘土，望着在微风的吹拂下，叶片的飘落；部队开过之后，路上只剩一些落叶，显得空荡荡、白晃晃的。

平原上是茂密的庄稼地，还有一片一片的果园，平原的尽头是呈褐色的光秃秃的山峦。山里正在打仗，在夜晚我们能听到炮火的闪光。它们划过黑漆漆的夜空，像是夏日里的闪电，只是这些凉爽的夜晚并没有带给我们暴风雨将要来临的感觉。

有时候在黑暗中，我们能听到部队从我们的窗前经过，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发出的声响。夜间的公路上运输繁忙，许多骡子的肚子两侧都驮着弹药箱，灰色的卡车上满载着士兵，有的卡车上放着装备，都用帆布罩着，在慢慢地行驶。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重型大炮经过，绿树枝遮掩住长长的炮筒，牵引车身上也覆满带绿叶的树枝和藤条。越过河谷向北眺望，可以看到一片栗树林，在林子

后面、河岸的这一边又有一座大山。这座山也在争夺之中，还没有最终攻克。秋天雨季来临，栗树的叶子都已落光，枝条上显得光秃秃的，树干也被雨淋得黑黝黝的。葡萄园子也变得稀稀疏疏，藤条上的叶子早掉完了，整个原野都湿漉漉地浸在雨中，呈一片褐色，随着秋季的到来，万物都凋零了。河面上笼罩着雾气，大山里云雾缭绕，行驶的卡车溅起路上的泥浆，部队在泥泞中行进，雨水浸透了士兵身上的斗篷；肩头的来福枪也往下滴着水珠，每个人的腰带前面挂着两个子弹盒，那种灰色皮面的子弹盒，里面装满口径6.5的细长子弹，弹盒顶起他们肚子前面的斗篷，看去都像是已怀胎六个月的人。

间或道路上也有灰色的小汽车疾驰而过；通常总是有一个军官跟司机坐在前面，后排上坐着更多的军官。它们经过时甚至溅起比卡车更多的泥浆，偶尔会看到坐在后排、挤在两位将军中间的一个小个子军官，由于瘦小我们只能看到他帽子的顶端，如果是一辆开得特别快的小车驶过，那可能就是国王。国王住在乌迪内，他几乎天天要走这条路，去前方察看，前线的战事简直是糟透了。

在冬天到来的时候，更是下起了连绵的雨，雨水带来了霍乱的肆虐。不过，到后来疫情被控制住了，最终部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第二章

第二年，部队打了不少的胜仗。位于河谷后面的大山和那片长着栗树林的山坡都被我们占领了，在南部那边较为平坦的高原上也频频传来捷报，我们于8月渡过了河，住到了戈里察^①那儿的一幢房子里。这房子有个围着院墙的花园，园子里有个喷水池和不少枝繁叶茂的大树，房子的一侧有一棵很好看的紫藤。离我们一英里之外的山里还正进行着战斗。我们在的这个镇子很是怡人，我们住的这所房子也很好。河水就从我们的屋后流过，镇子几乎是完好无损地被我们夺了过来，只是它后面的大山还未能被拿下，不过，我又暗自庆幸，奥军并没有对这个小镇进行炮击，只是采取了一些很克制的军事行动，他们似乎是想在战后再回到这个镇子。镇上的人们还像往常那样地生活着，小街上有医院，咖啡馆和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一个是为士兵，另一个为军官提供服务。随着夏季的结束，迎来了凉爽的夜晚；后面大山里的枪炮声不时地传到镇子上，铁路桥上留下的炮弹的炸痕，河边先前打仗时被摧毁的隧道，都清晰可见；广场的周边都是树，又有一条长长的林荫路一直通向广

^① 戈里察是意奥边境上的一个小镇，一战前原属于奥匈帝国，1916年被意军攻克。

场；这些再加上镇子上有姑娘，有国王间或坐着小车经过，有时能看到他坐在车子里，下巴上留着山羊髯般的灰胡子，不高的身躯上长着一个长长的脖子；那些被炮弹炸去了一面墙的房屋会蓦然间向路人呈现出它的内部，花园里甚至在有的街道上到处是房屋被炸塌时散落下来的灰泥和瓦砾，还有在卡索^①前线战事顺利推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今年的秋天不同于我们去年待在乡下的秋季。战局也改变了。

镇子后面山上的橡树林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夏天我们来到镇上时，这里还是绿绿的一片树林，可如今被炸得只剩下了树墩、断桩，连地皮都炸得到处是陷下去的大坑。秋末的一天，我步出屋外，当我来到以前是林地的这面山坡上时，我看到一大片云彩飘到了大山这边。云来得很快，刹那间太阳遮挡得只剩下了淡淡的黄色，眼前的一切都变得灰蒙蒙的，天空被罩住，云层从山顶上降了下来，突然将我也置于它的中间，原来这云里裹挟着雪。雪片在风中斜着飘落下来，覆盖了光秃秃的土地，高出地面的树桩凸显了出来，大炮身上也披上了雪花，在雪地中踏出了几条通向战壕后面茅厕的小径。

后来我回到镇上，来到为军官开设的妓院，在那里我一边跟一个朋友喝着一瓶阿斯蒂^②，一边注视着窗外鹅毛般的雪花缓缓地落下，我们都知道今年的战事结束了。位于河水上游的那座山还没有拿下；在河那边的大山更是没有一座被攻下来的。这都得等到来年再说了。我的朋友看见牧师从食堂出来走到街上，在雪水中小心地

① 卡索高原位于意大利西北部。1917年曾发生重要战役。

② 阿斯蒂为意大利西北部一古城，出产一种白葡萄酒。

举着步，就砰砰地敲着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起头来。他看到是我们，便笑了笑。我的朋友招手让他进来。牧师摇了摇头，继续朝前走了。那晚在食堂我们吃的是意大利细面条，每个人吃得都很快，很专心，先是用叉子把面条挑起来，直到它高高地离开了盘子，然后再把它放低塞到嘴里，或者是不断地用叉子叉起来往嘴里吸，我们也从用干草盖着的加仑酒瓶里斟酒喝；这个长颈酒瓶被置在一个金属架上，当你用食指把它长长的瓶颈摁下来时，那带着丹宁酸味的红色美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拿着的杯子里；在喝过酒之后，大尉开始逗弄起牧师来。

牧师很年轻，他腼腆，容易脸红，穿着和我们一样的军服，只是在他灰制服胸前左面的口袋上，多了一个用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为了能让我完全听懂，不至于漏掉了任何东西或是留下什么疑虑，上尉操起一口洋泾浜意大利语。

“今天牧师玩姑娘了，”大尉一边说，一边看着牧师和我。牧师不太自然地笑了笑，脸唰的一下红了，不住地摇着他的脑袋。这个大尉常常开牧师的玩笑。

“不是吗？”大尉问，“今天我看见牧师和女孩们混在一起。”

“我没有，”牧师说。对这调笑，旁边的军官们来了兴致。

“牧师不玩女孩，”大尉继续道，“牧师从来也不玩弄女孩。”他对着我说，一边拿过我的杯子，斟上了酒，虽然他的眼睛一直在望着我，可也没有漏掉了我身边的牧师。

“牧师每天晚上都是一对五。”桌上的每个人都笑了起来，“你明白吗？牧师每晚都是一对五。”大尉做了个手势，大声笑了起来。牧师权当玩笑接受下来，没有吭声。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赢得这场战争，”少校说，“教皇喜欢法兰

兹·约瑟夫^①。打仗的钱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你读过《黑猪》吗？”中尉问，“我送你一本吧。正是这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一部十分肮脏龌龊的书，”牧师说，“你并不是真的喜欢它。”

“非常有价值的一部作品，”中尉说，“它是讲那些牧师的。你会喜欢的，”他对着我说。我冲着牧师笑了笑，牧师在烛光的另一边也跟我笑了笑。“你不要读这本书。”牧师对我说。

“完了我送你一本。”中尉说。

“所有爱思考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并不相信共济会^②。”

“我相信共济会，”中尉说，“这是一个神圣的组织。”这时有人进来，门打开时我看到了外面飘舞的雪花。

“雪下得太大了，今年我们不会再发动进攻了。”我说。

“当然不会了，”少校说，“趁这个时候，你应该休假。你应该去罗马，那不勒斯或是西西里转转——”

“他该去阿马斐（位于意大利西南部海岸，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看看，”中尉说，“我将给我阿马斐的家人写信。他们会像对儿子那样对你的。”

“他该去巴勒摩（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首府）。 ”

“不，他该到卡普里（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一个迷人的小岛）。 ”

① 法兰兹·约瑟夫（1830—1916）：1848—1916年为奥匈帝国的皇帝。

② 共济会是一个秘密团体，天主教严禁教友参加这一组织。

“我倒想让你去阿布鲁奇（意大利中东部的一个地区），去看看我住在卡普拉柯达的家人。”牧师说。

“别听牧师说他的家乡阿布鲁斯。那里的雪比咱们这里下得还大。他不想去看那里的乡巴佬。让他到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去。”

“他该去见识见识更好的姑娘。我会给你一些那不勒斯姑娘的地址。她们都是些非常漂亮的姑娘——还有她们的母亲。哈！哈！哈！”大尉说着伸开了他的手，他大拇指朝上，其他的几个手指也摊开着，就像表演手影戏那样。墙上出现了他手的影子。大尉又说起了他的洋泾浜意大利语。“你走的时候像这个，”他指着他的大拇指说，“回来的时候像这个。”他摸了摸他的小拇指。大家都笑了起来。

“你们瞧。”大尉说，再一次伸开了他的手指。烛光将他手的影子又一次投射到了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依次说着大拇指和其他四个手指的名称，“Soto-tenente（大拇指），tenente（食指），capitano（中指），maggiore（无名指），tenente-colonello（小拇指）。你走的时候是Soto-tenente！回来的时候是tenente-colonello！^①”大伙儿都笑了。大尉擅长于做这种手指头的游戏。他看着牧师，大声地喊：“每天晚上，牧师都是一对五。”人们又是一阵笑声。*

“你应该马上去休假。”少校说。

“我很想跟你一块去，领着你转转。”中尉说。

“你回来的时候，给捎回一台留声机吧。”

“带回些好的歌剧唱片。”

“买些卡鲁索^②的碟。”

① 这些意大利语含有军衔的意思，它们的含义依次是少尉，中尉，上尉，少校和中校。

② 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别买他的，他只会吼叫。”

“难道你不希望能像他那样地吼吗？”

“他吼叫。我说他只会吼叫！”

“我真的想让你去阿布鲁奇，”牧师在人们的喧嚷声中跟我说，“那是个狩猎的好地方。你会喜欢那里的人的，尽管天气很冷，可却晴朗，干燥。你可以和我的家人一起住。我父亲是个有名的猎手。”

“我们走吧，”大尉说，“去妓院，赶在它关门之前。”

“晚安。”我跟牧师说。

“晚安。”他说。

第三章

等我休完假再回到前线时，我们的部队还驻扎在这个镇子上。乡村周围又增添了许多门大炮。春天悄然而至。田野披上了绿衣，葡萄藤上顶出小小的绿芽，沿街的树木长出细小的嫩叶，微风从海面上吹来。我看见镇子依傍的小山和城堡被群山环绕，形成一个杯状，再远处是更高的山峰，在它们褐色的山坡上点缀着少许的绿色。在镇子里，也运来了更多的炮，还新建了几家医院，在街道上你时而能碰到英国男人和英国女人，又有一些房屋被炮火击中。天气很暖和，风和日丽的春天真的来了，我沿着绿荫遮掩的街巷走着，给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烘的暖暖的，到了驻地，我发现我们仍然住在原来的那所房子里，房屋还是我休假前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房门开着，一个士兵在屋外阳光里的一条凳子上坐着，一辆救护车停在侧门口，我进到屋里，便闻到一种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味道。除了春天的到来，一切都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我往里面的那个大房间瞧了瞧，看见少校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对面的窗户开着，阳光照了进来。少校没有看到我，我一时不知道是该进去报到，还是先上楼去洗漱一下。我决定先上楼。

我和利纳尔迪中尉住的那间屋面朝院子。屋里开着窗户，我的床上铺着毯子，东西都挂在墙上，防毒面具装在一个长方形的马口